

关于資阳人的年齡和性別問題

秦 學 圣

(四川省博物館)

自从 1951 年四川資陽人類頭骨化石發現以來，科學家先後對於這個資陽人的年齡和性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裴文中先生^[1]曾推斷它可能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兒；吳汝康、賈蘭坡先生^[2]曾以為它可能是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馮漢驥先生^[3]曾推測它至少是一個成年的女子。

1957 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由裴文中、吳汝康著的“資陽人”（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甲種專刊第 1 號）中，吳汝康先生在“四川資陽人類頭骨化石的研究”一文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資陽人頭骨的測量和觀察的結果，在確定資陽人的年齡和性別方面作了一些分析。

吳汝康先生指出：“判斷一個頭骨的年齡，主要是根據兩方面的資料，就是頭骨骨縫愈合的情形和牙齒出長和磨蝕的情形。資陽人頭蓋骨外面的骨縫，雖然全部都很明顯，但結合緊密，且在冠狀縫中部偏左處已稍有愈合的痕迹。在現代人中頭骨外面的骨縫一般都在 20 歲以上才開始愈合。但根據對於現代人骨縫愈合的研究結果，較小的頭骨，骨縫愈合較早，古代的人類骨縫愈合的年齡也較現代人為早，而且頭骨外面骨縫愈合的情形，個體的變異極大，難以根據而判定比較近似的頭骨年齡。而頭骨內面骨縫愈合的情形，則較有規律，用以作為判斷年齡的根據，較頭骨外面骨縫的愈合為可靠。因而我們清理了頭骨的內面，進行了骨縫的觀察，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發現頭骨內面的骨縫几乎全部愈合，這種情形在現代人中一般都在 50 歲以上。”（第 14 頁）

“資陽人上頷的牙齒，除左側第二前臼齒還殘留一斷根外，其他的牙齒已全部遺失，左側的三個臼齒的齒槽骨破壞很嚴重……由此可以推知此人生前在左側三臼齒處曾患過慢性局限性的骨髓炎或慢性牙槽脈腫，三個臼齒在死前已全部脫落，而且上頷竇底有被炎症破壞的痕迹，可能炎症已蔓延入左上頷竇。”（第 15 頁）

“從資陽人上頷骨生前患有需要經過相當長久的年代發展而成的嚴重牙病，從殘斷的第二前臼齒齒根管的細小以及上頷竇的寬大，都表示它是屬於中年以上的人，與頭蓋骨的情形一致。因此可以確定資陽人是中年以上的人，從頭骨內面的骨縫看來，可能已在 50 歲以上。”

“資陽人性別的確定與年齡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資陽人是中年以上的個體，則以頭骨的細小，頭骨表面的平滑圓潤，額部的較為丰满等表示女性的特徵為合理，而顯著的眉脊和粗大的乳突等則可看作原始性質。”（第 15—16 頁）

“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確定資陽人是中年以上的女性個體。”（第 16 頁）

以上的論述使我在学习关于資阳人的年齡和性別問題上受到不少的启发，但由于我在古人类学方面的知識欠缺，对该书的理解不可能深透，所以仍存在沒有得到完全解决的疑問，爰筆記之以便請教。

二

就判断头骨的年齡而論，誠如吳汝康先生所言，一般都以“头骨骨縫愈合的情况和牙齿出長和磨蝕的情况”作为根据。

近百年来科学家对于人类头骨骨縫愈合的进程做过不少的研究，感覺人类头骨骨縫愈合进行的情况复杂，往往有各种差异（种族間的、个体間的、和性別間的），对于某些研究結果沒有一致的意見，在用以推断年齡时多持保留态度。从托特（Todd, T. W.）和萊翁（Lyon, Jr. D. W.）在1924—1925年間相繼发表了对白种人和美洲黑人（混血的）已知年齡的数百具头骨內外兩面骨縫愈合情况研究的四篇報告以后，許多人类学家根据其某些研究結果（例如吳汝康先生在“資阳人”一书中所述及的）来推断人类头骨骨縫（尤其是头骨內面的骨縫）愈合进行的情况和年齡的关系。托特和萊翁所研究的結果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他們認為白种人和美洲黑人（混血的）头骨骨縫愈合进行的情况沒有重要差异，从而推論人类头骨骨縫愈合进行的情况有一种不受种族差別影响的共通趋势或格律。但同时又发现，美洲黑人（混血的）头骨骨縫某些細致部分的愈合进程（与白种人的这种状况相比）个体間的差异很大^[11,12]。实际上这一現象本身也可以說就是一种种族間的差异。阿什萊-芒塔古（Ashley-Montagu, M. F.）^[4] 鑑于从人类头骨骨縫愈合情况的研究中所得的某些結果大部取材于白种人的头骨，而科学家对于其它种族头骨骨縫愈合情况的研究則很少，認為已有的一些从人类头骨骨縫愈合情况判断年齡的标准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考驗。甚至托特和萊翁^[10]也承認单独凭头骨骨縫愈合的情况来判断年齡是不够可靠的，尤其在判断个别（唯一的标本）头骨的年齡时，更有困难，往往有6年乃至10年左右的差誤。資阳人表現在头骨骨縫愈合情况的种族特征如何，由于我們只有这个唯一的标本，現在还不能确定，而这个头骨“內面骨縫的愈合远比外面較早”并且这个“資阳人头骨外面骨縫愈合的順序也与現代人不同”（第16頁），說明了資阳人头骨骨縫愈合情况的某些复杂性质。因此在判断这个头骨的年齡时，也需要保留6—10年左右差誤的余地。

人类头骨內面各骨縫完全愈合一般都在50乃至60岁左右，吳汝康先生所述資阳人头骨內面骨縫“几已完全愈合”，似乎还意味着某些骨縫尚有一点裂痕可察，虽然吳先生沒有具体指出究竟哪些骨縫還沒有完全愈合以及各骨縫已經愈合的具体程度，但仍然可以推想資阳人的年齡可能還不及60岁。假如資阳人头骨內面骨縫开始愈合的时期和愈合的进度与現代人相当，那么吳先生判断資阳人的年齡可能在50岁以上也还比較可信。

然而資阳人种的头骨各骨縫愈合进程的一般規律我們尚不得而知，但根据吳汝康先生所說：較小的头骨骨縫愈合較早，古代人类骨縫愈合的年齡較現代人为早，以及資阳人头骨內面骨縫愈合远早于外面的情况看来，可能資阳人头骨的骨縫开始愈合的时期比現代人为早，其愈合进度也可能比現代人为速，其早和速的程度也可能在6—10年左右，因而資阳人的年齡又可能在50岁以下。

人类牙齿的出長情况也很复杂，古代人与現代人之間，种族之間；尤其是个体之間往

往也有差异，其磨蝕情況也因食物种类和牙齿本身硬度的區別而有所不同，因此从人类牙齿的出長和磨蝕情況來推断年齡，也要容許數年的差誤。根据吳汝康先生的觀察和叙述，資阳人上頷第三臼齒已經長出，而这三个臼齒在死前已全部脫落，可以想象这个人死于左上第三臼齒長出（17—25 岁）以後，又根据左側第三臼齒處所患的需要經過相當長久年代发展而成的牙病的情況來判断，这个人死的時間大致不會早于中年时期（36—55 岁）。

由于从人类头骨的某些特征推断年齡只能得出大体相近的估計，不容易得到一个絕對的答案，所以胡頓（Hooton, E. A.）^[5] 在判断一个成年头骨的年齡时，只謹慎地指出它是属于青年（young adult 21—35）、中年（middle aged adult 36—55）、老年（old adult 56—75）或暮年（very old adult 75—x）。尽管人类学家們对于年齡阶段的划分不尽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如中年、老年等年齡的范畴都应有一定的界限。而吳汝康先生說資阳人在“中年以上”，沒有具体指出是否进入了老年的阶段，使人不易明白这个資阳人究竟是一个属于中年范围的人还是一个属于老年范围的人。不过吳先生在“資阳人”一书中以及在 1958 年发表于美国杂志上的关于資阳人的一篇研究报告^[3] 中把“中年以上”以英文写为“over middle age”，表明資阳人是超过了中年，而意味着已进入了老年阶段，同时又說它可能在 50 岁以上，使人感覺吳先生所說中年和老年的界限有些含混而难于对資阳人的年齡有一个較为稳定的概念。如果 Hooton 对于成年头骨年齡所划定的青年、中年、老年等年齡的范畴可以接受，而且这个資阳人的年齡可能在 50 岁以下的假定可以成立，那么也可以說这个資阳人头骨是属于一个中年（36—55 岁）或四、五十岁的人。

三

吳汝康先生鑑于这个資阳人头骨的形体細小，表面平滑，額部較为丰满，因而推断它属于一个“女性个体”。

从头骨的特征判断性別在白种人中間显然容易，在黃种人或黑种人中間則有时比較困难。这种情况在鑑別已經表現了种族分化的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的性別时，似乎也不能不加以考虑。就一个种族內的不同个体而言，一般以头骨的細小平滑和額部的丰满表示女性的特征。但是有細小平滑和額部丰满的男性头骨，也有粗大和額部較为低斜的女性头骨。凭仅有的一個头骨形体的大小，表面光涩和額部的丰满或欠丰满来确定性別是不太可靠的。

头骨形体的大小不是据以辨識性别的决定性因素。在正常的情况下，“顱骨的大小是与身体的大小成正比例的。身体高大者头骨大，身体矮小者头骨小。”^[3] 有身体高大的女人也有身体矮小的男人。体高是种族特征之一，在不完全明了資阳人种的一般特征尤其是男女平均体高的情况下，尙难根据头骨的大小（与現代人比較）对性別作出可靠的判断。

一般男性头骨的表面比較粗涩，女性的則比較平滑，但在各种族中都可能找到平滑的男性头骨和較为粗涩的女性头骨。人类学家有时会把細致平滑的男性头骨誤認為女性，把較为粗涩的女性头骨誤認為男性。因此把这个資阳人头骨的表面平滑作为确定其为女性的重要依据是不太可靠的。何況这个資阳人头骨化石是在一个河岸上含沙和小砾石的冲积地层中发现的（第 1—6 頁），“看情况也是从上游漂流至此的”^[3]，可以設想这个头骨

的表面曾经经过河流的冲刷，有可能比原来更为光滑一点。以资阳人头骨的表面平滑来断定其为女性的可靠程度，是否还可因此而再打一个折扣？！

以额部的丰满作为表示女性的特征，似乎也不十分可靠。一般说来，成年女性的头骨确多具有较为丰满的额部，但如就个体从遗传中或从内分泌的病变中所可能取得的差异看来，这种情况似不能一概而论。白种人中间有额部较为丰满的男人，尤其黄种人和黑种人中间额部较为丰满的男人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一般体积较小的头骨（包括小孩、妇女和某些男人的头骨）额部丰满者较多。分布在非洲刚果森林区和南洋群岛上的所谓幼儿型（infantile type）的皮哥梅人（Pygmies），是世界上现存最矮小的人种，其平均体高在154厘米左右，他们的与体高相适应的较小体积的头骨似乎也不因性别和年龄的差异而多具有较为丰满的额部。好象头骨体积的大小在影响头骨的形态方面有着一定的关系。成年女性头骨的额部往往表现较为丰满，是否由于头骨体积较小而引起的某种机能作用的结果，现在虽然还不敢肯定，但据豪威尔（Howells, W. W.）^[6]对于头骨形态的研究似亦未能否定额部丰满与头骨其它部分的某些可能的相关。这至少表明额部丰满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在仅有一个资阳人头骨标本的条件下，很难说它的较为丰满的额部是资阳人种的女性特征之一，也不易肯定这个个别的资阳人是女性。他也可能是一个具有较为丰满的额部的男人。

显著的眉峰和粗大的乳突是男性头骨的一般特征。吴汝康、贾兰坡先生^[2]也曾以此判断资阳人头骨属于一个男性。而吴汝康先生在“资阳人”一书中乃至在以后的一篇著作^[13]中却未加详细解释而骤然地把他（与贾兰坡先生）原来用以表示男性的资阳人头骨的显著的眉峰和粗大的乳突视作与性别无关的“原始性质”，这就牵涉了更多的问题。

人类发达的眉峰本来就具有原始的性质，而且男性所表现的程度比女性更为显著。这种原始的特征随着人类的进化而逐渐衰退。类人猿（褐猿除外）的眉峰比猿人的较为发达；猿人的眉峰比尼人的较为发达；尼人的眉峰比真人的较为发达。资阳人眉峰发达的程度并不比克奴马农人或山顶洞人的眉峰更为突出，甚至还可能稍逊一点；并且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中也有眉峰不甚显著的头骨。由此看来，资阳人的眉峰发达的程度，并没有超出旧石器时代真人的一般范围。冯汉骥先生^[3]认为资阳人的眉峰“平顺而不甚突出”；裴文忠先生^[4]甚至未把它可能作为男性的特征而加以考虑。可见资阳人眉峰发达的程度并不是异乎寻常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吴汝康、贾兰坡先生^[2]曾经很自然地会把它看作是一个男性头骨的一般征状。

由于人类的眉峰随着进化而逐渐衰退，而且男性的眉峰总是比女性的较为显著，所以柯鲁伯（Kroeber, A. L.）^[7, 8]宁视眉峰为“第二性征”，且以较为显著的眉峰作为男性的特征，而不愿把它看作是与性别无关的原始性质。至于现代世界上被认为具有原始性质的澳洲土人的眉峰确实是发达得异乎寻常的，甚至女人的眉峰比一般欧洲白种人中具有发达眉峰男人的眉峰还要发达。但是他们中间男人的眉峰也还是比女人的更为发达，仍然没有脱离“性征”的轨道。如果资阳人中女性的眉峰发达，根据一般的现象，男性的眉峰当更为发达。可惜目前只凭一个孤立的标本，无法在这一点上作出区分，更无法就资阳人种和某一现代人种眉峰发达的一般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虽然吴汝康先生认为资阳人的“眉峰远比现代同样年龄和性别的人为显著”（第16—17页），但现代人中男性的眉峰往往

也有比同样年龄女性的眉峰远为显著的，所以还很难說比現代同样年龄女性的眉峰远为显著的資阳人的眉峰不能表明这个資阳人是男性，又怎能說資阳人显著的眉峰就是一种与性别无关的原始性质？

原始人发达的眉峰与低斜的額部是相伴隨的。澳洲土人特別发达的眉峰与其低斜的額部也是相联系的，显示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原始性质。如果说資阳人显著的眉峰是一种象澳洲土人眉峰所表示的那样的原始性质，为什么資阳人的額部不但不低斜反而較为丰满呢？

男性眉峰的显著和乳突的发达也是相伴隨的。有显著眉峰的人往往有粗大的乳突，而且显著的眉峰和粗大的乳突又与比較发达的顎肌、頸肌、咬肌和較为粗大的下頷骨有着一定的联带关系。資阳人既有显著的眉峰和粗大的乳突，又有比較发达的顎肌和比較发达的頸后部肌肉（第19—21頁），推測他的咬肌也是比較发达的。一般說来咬肌与下頷骨的发达情况有一定的相关^[9]。有发达咬肌的人往往有較为发达的下頷骨（尤其是下頷枝）。腮骨与下頷骨也有相应的关系。根据資阳人硬腮的骨部寬大（第26頁），以及其可能具有的較为发达的咬肌的情况，推想这个資阳人的下頷骨是比较粗大的而比較粗大的下頷骨又是男性头骨所具有的特征，正好說明这个資阳人可能是一个男性，无从得出他的显著的眉峰和粗大的乳突是与性别无关的原始性质的結論。

虽然眉峰发达的程度在古代和現代各人种中分布的情况比較复杂，但男性的眉峰比女性的較为显著則相一致，加以显著的眉峰和粗大的乳突有联带关系，所以人类学家多以显著的眉峰和粗大的乳突作为表示男性的較为稳定而重要的特征。吳汝康先生把資阳人所具有的显著的眉峰和粗大的乳突这种男性的特征視作与性别无关的原始性质，而以資阳人头骨的体积細小、表面平滑、和額部的較为丰满等因素来推測它属于一个“女性个体”，不能不令人产生疑問。

参考文獻

- 裴文中 1952 四川資阳黃鱗溪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化石发掘簡报。科学通报，第3卷，第10期，709—713。
 吳汝康、賈兰坡 1955 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科学通报。1月号，23—29。
 馮漢驥 1955 关于資阳人的几个問題，手稿。
 Ashley-Montagu, M. F. 1938 Aging of the Skull. Am. J. Phys. Anthropol. 23, 355—375.
 Hooton, E. A. 1947 Up From the Ape. MacMillan Co. New York.
 Howells, W. W. 1957 The Cranial Vault: Factors of Size and Shape. Am. J. Phys. Anthropol. 5 N. S. 19—48.
 Kroeber, A. L. 1923 Anthropology. Harcourt, Brace and Co. New York.
 ————— 1948 Anthropology (New edition, Revised). Harcourt, Brace and Co. New York.
 Scott, J. H. 1957 Muscle Growth and Function in Relation to Skeletal Morphology. Am. J. Phys. Anthropol. 15 N. S. 197—234.
 Todd, T. W. and Lyon, Jr. D. W. 1924 Endocranial Suture Closure. Its Progress and Age Relationship. Part I. Adult Males of White Stock. Am. J. Phys. Anthropol. 7, 325—384.
 ————— 1925 Cranial Suture Closure. Its Progress and Age Relationship. Part III. Endocranial Closure in Adult Males of Negro Stock. ibid. 8, 47—71...
 ————— 1925 Cranial Suture Closure. Its Progress and Age Relationship. Part IV. Ectocranial Closure in Adult Males of Negre Stock. ibid. 149—168.
 Woo, Ju-kang 1958 Tzeyang Paleolithic Man—Earliest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Man in China. Am. J. Phys. Anthropol. 16 N. S. 459—471.